

 俞平伯

燕知草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燕知草



● 俞平伯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燕知草

据开明书店 一九二六年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(三十本)

鲁迅 冰心等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文字 603 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.125 印张 2895 千字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1—5500 套

ISBN 7-5059-2035-9/I·1416 定价:168.00 元

(折零优惠¥5.90 元)

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擅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象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有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淡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情感、人格的，从而也

就最容易相互勾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糍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以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与青铜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〔二〕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恪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而目的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

〔二〕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不能够相互替代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「文物」的趋势，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「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选择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僵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〔一〕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孔老夫子说：「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」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「美女入室」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彬

92.12.20

出版说明

俞平伯（1900—1990），原籍浙江省德清县，生于苏州。原名俞铭衡，字平伯，号屈斋、白萍等。

俞平伯是五四以来与叶绍钧、朱自清齐名的散文作家。后来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淡忘了。近年又为文坛与学界注目，恢复了本应属于他的光彩。他的代表作有《剑鞘》（与叶绍钧合出）、《杂俎儿》之一、之二，以及《燕知草》。

俞平伯早期的散文空灵闲雅，幽渺迷离朦胧，在品赏着山光水色的同时也回味着人生。1928年以后他又企慕一种冲淡幽深的境界。周作人评论他的散文有一种「独特的风致」，「是那样的旧」，又是那样的新。这与他受六朝小品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濡染是不无关系的。

序

「想当年」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，这本书也正如此。「燕知草」的名字是从作者的诗句「而今陌上花开日，应有将雏旧燕知」而来，这两句话以平淡的面目，遮掩着那一往的深情，明眼人自会看出。书中所写，全是杭州的事，你若到过杭州，只看了目录，也便可约略知道的。

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，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，画意诗情，差不多俯拾即是。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，那也是很自然的。西湖这地方，春夏秋冬，阴晴雨雪，风晨月夜，各有各的样子，各有各的味儿，取之不竭，受用不穷，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，错落隐现的胜迹，足够教你流连忘返。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，会在梦里惦着！但「杭州城里」在我们看，除了吴山，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。像清河坊城站，终日喧闹的市声，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，居然也能引出平伯那样怅惘的文字来，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。

其实也并不奇。你若细味全书，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，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。不错，他惦着杭州，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黏着地惦着？他在清河坊中也曾约略说起，这

正因杭州而外，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——大半因了这几个人，杭州才觉可爱的。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，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，相与徜徉其间，那才真有味，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。——老实说，就是风景不大好或竟是不好的地方，只要一度有过同心人的踪迹，他们也会老那么惦记着的。他们还能出人意表地说出这种地方的好处，像书中杭州城站清河坊一类文字，便是如此。再说我在杭州也待了不少日子，和平伯差不多同时，他去过的地方，我大半也去过，现在就只有淡淡的影象，没有他那迷劲儿。这自然有许多因由，但最重要的，怕还是同在的人的不同吧？这种人并不在少数，也不会多。你看，这书里所写的，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——平伯夫人也在内，就这几个人，给他一种温暖依郁的雾围气。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，他写这本书的感兴，其实也在此。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「历史癖与考据癖」，也还是以H君为中心的。

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，说他的性情行径，有些像明朝人。我知道所谓「明朝人」，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。这一派人的特征，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，借了现在流行的话，大约可以说是「以趣味为主」的吧？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，什么礼法，什么世故，是满不在乎的。他们的文字，也如其人，有着「洒脱」的气息。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，我虽不甚知道，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，你看梦游的跋里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？平伯的高兴，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，可为铁证。标点陶庵梦忆，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，可为旁证。而周岂明先生杂拌儿序里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，相提并论，也是有力的参考。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

那些人，只是性习有些相近，便尔暗合罢了，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，若先存了模仿的心，便只有因袭的气分，没有真情的流露，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。至于这种名士风是多是坏，合时宜不合时宜，要看你如何着眼，所谓见仁见智，各有不同——像冬晚的别卖信纸，我就觉得太「感伤」些。平伯原不管那些，我们也可不必管，只从这点上去了解他的为人，他的文字，尤其是这本书便好。

这本书有诗，有谣，有曲，有散文，可称五光十色。一个人在一个题目上，这样用了各体的文字抒写，怕还是第一遭吧？我见过一本水上，是以西湖为题材的新诗集，但只是新诗一体罢了，这本书才是古怪的综合呢。书中文字，颇有浓淡之别。雪晚归船以后之作，和湖楼小撷、芝田留梦记等，显然是两个境界。平伯有描写的才力，但向不重视描写。虽不重视，却也不至厌倦，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。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，太繁褥，太矜持，简直厌倦起来了，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。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念写下来的。这种「夹叙夹议」的体制，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，因为说得干脆，说得亲切，既不「隔靴搔痒」，又非「悬空八只脚」。这种说理，实也是抒情的一法，我们知道，「抽象」「具体」的标准，有时是不够用的。至于我的欢喜，倒颇难确说，用杭州的事打个比方罢：书中前一类文字，好像昭贤寺的玉佛，雕琢工细，光润洁白，后一类呢，恕我拟不于伦，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——那饼是入口即化，不留渣滓的，而那茶店，据说是「明朝」就有的。

重过西园码头这一篇，大约可以当得「奇文」之名。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，而赵心余

却决不是，所以无从知其为人。他的文真是「下笔千言离题万里」。所好者，能从万里外一个筋斗翻了回来；「赵」之与「孙」，相去只一间，这倒不足为奇的。所奇者，他的文笔，竟和平伯一样，别是他的私淑弟子罢？其实不但「一样」，他那洞达名理，委曲述怀的地方，有时竟是出蓝胜蓝呢。最奇者，他那些经历，有多少也和平伯雷同！这的的括括可以说是天地间的「无独有偶」了。呜呼！我们怎能起赵君于九原而细细地问他呢？

朱自清 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晚，北平清华园。

自序

“浮生若夢為歡幾何？真一句老話。然而不說是夢又說什麼呢？

猶記髫年視夢為真。夢見某人醒而詢之，彼大茫然我亦駭愕，以為我既見汝，豈不我見？我曰有，汝何獨言

無此雖童心頗得闡解。及漸長大，漸有真幻誠妄諸念紛來胸中，麾之不去，悲矣！

昔之以夢猶真者，今且以真作夢，是非孰辨之耶？惟昔日之我與今日之我，不同也。既如此其甚，則察：數十寒暑，我

之所以為我者亦微矣。又豈不可怪也哉。

追挽已逝的流光，珍重當前之歡樂，
兩無著落，以究竟將無所得也。迴首生
平，亦曰洞然而已。至其間悲歡陳迹，跳
躍若輕塵而曾不得暫駐者，此何物耶，
殆吾生之幻見耳。

曰幻明其非必真，曰見蓋信其有所見也。如劇楚而呻，乍喜便笑；也呻也，姑以真視之可。——夫有何不可。

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。在他人亦曰某人某事耳。我則逢人而語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而四五，而七八，絮叨，抑何其不達人情。

耶？然此亦人之情也。猶說夢者強人從彼於夢中也。若同夢之人，則茫：今世，渺：他生，豈可必得乎。

此書作者亦逢人說夢之輩，自媿閨世未深而童心就泯，遂曰：「燕知耳，仍一草草書也。」亦曰：「燕知草耳。」